



## 【段子】第五個記憶的畫外音

※SIDE：異蟲方、蒙夏

※正確來說，是剛成為生化兵時的蒙夏的獨白，順帶解釋了下為何在「討伐者」中看到陶德就會想起戒備的記憶。

※其實不是「陶德」=「戒備」，而是「陶德的行為」引發了後續效應，但是當時覺得扯不到這裡就乾脆停筆沒寫到這邊來。

-----

「蒙夏成為了生化兵」是一個陳述句。  
而要怎麼樣才能讓這個句子成立呢？

光是「想要成為」就可以了嗎？  
不，在那之前身體檢測沒有通過就免談。  
那麼只要「想要成為」而且「通過檢測」就可以了嗎？  
不，在那之前這個人的表現還必須取得上層關注認可才可以。

蒙夏是普通的，她認為自己是普通的。  
若說運氣，她一向是那個特別幸運E的孩子，越是想要便越是得不到。  
若說能力，她也不覺得自己在同僚之中有多麼出色。  
但是與此同時她卻又是一個不普通的幸運兒——大概，在其他人眼裡，父母身為研究人員的蒙夏，就是這樣子被貼上標籤的吧。  
有些人覺得，蒙夏之所以會成為生化兵，是因為她的父母是生化兵開發的研究人員。  
也有些人因為這樣子就覺得，投入軍職的蒙夏是個走後門的存在——不然為何那麼平庸的一個人，卻可以挺過異變因子的植入而沒有死亡呢？

「到底是為什麼？」  
這個問題他們不敢去問其他看起來不好欺負的生化兵，便將惡意的揣測投往棕髮少女的身上。

「為什麼會成為生化兵」或「為什麼會活下來」這個問題，其實並不是什麼擁有複雜理由的問句。  
對於名為蒙夏的少女來說，她自始至終都只是「想要活下去」、「想要離父母近一點」、「想要找回不小心弄丟的『朋友』」而已。

所以單純天真的她，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曾經對她友善和藹的同僚會轉變態度，甚至在私底下談論著這樣的問題。

「不是所有面帶笑容的都是好人」這句話，直到身份改變之後，蒙夏才終於明白過來。那代表的不僅僅是指那個僅有一面之緣（對方或許也不記得有這樣一場相遇）的綠髮長官，說的更是平常就在身邊、每天都會遇到，卻知人知面不知心的「同僚」。

誰知道呢？誰會知道其實身為女兒的她只要躺上「實驗臺」就跟「白老鼠」沒有兩樣？家人也好、血緣也罷，可以做出這種冷血研究的父母……真的還是「父母」嗎？

回憶著許久未曾見面的「家人」的背影，直到這時候蒙夏才第一次發現——她大概從來都沒有理解過「家人」吧。

也因此被「家人」疏遠的少女，有著一輩子也不會知道的事實，也永遠不明白為何自己會被「家人」如此對待。

——而善意的天真，就在這樣殘酷的戰爭裡，被各式各樣的殘酷弄得支離破碎、灰飛煙滅。